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二百三十八至四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袁繼升

太平廣記卷二百三十八

詭詐

劉龍子　郭純　王燧
唐同泰　胡延慶　朱前疑
寧王　安禄山　白鐵余
李慶遠　劉玄佐　張祜
大安寺　王使君　劉崇龜

李延召　成都丐者　薛氏子

秦中子　李全皐　文處子

劉龍子

唐高宗時有劉龍子妖言惑衆作一金龍頭藏袖中以羊腸盛蜜水繞繫之每聚衆出龍頭言聖龍吐水飲之百病皆差遂轉羊腸水于龍口中出與人飲之皆妄云病愈施捨無數遂起逆謀事發逃竄捕訪擒獲斬之于市并其黨十餘人出朝野僉載

郭純

東海孝子郭純喪母每哭則羣烏大集使檢有實旌表門閭後訊乃是孝子每哭即撒飯于地羣烏爭來食其後數如此烏聞哭聲以為度莫不競湊非有靈也出朝野僉載

王燧

河東孝子王燧家猫犬互乳其子州縣上言遂蒙旌表乃是猫犬同旹産子取猫兒置犬窠中取犬子置猫窠

内飲慣其乳遂以爲常殆不可以異論也自知連理木合歡瓜麥分岐禾同穗觸類而長寔繁其徒並是人作不足怪焉出朝野僉載

唐同泰

唐同泰于洛水得白石紫文云聖母臨水永昌帝業進之授五品果毅置永昌縣乃是將石鑿作字以紫石末和藥嵌之後并州文水縣于谷中得一石還如此有武興字改文水爲武興縣自是往往作之後知其僞不復

採用乃止出國史補

胡延慶

襄州胡延慶得一龜以丹漆書其腹曰天子萬萬年以進之鳯閣侍郎李昭德以刀刮之並盡奏請付法則天曰此非惡心也捨而不問出國史補

朱前疑

則天好禎祥拾遺朱前疑說夢云則天頭白更黑齒落更生即授都官郎中司刑寺繫三百餘人秋分後無計

可作乃于内獄外羅牆角邊作聖人跡長五尺至夜半衆人一時大呌内使推問對云昨夜有聖人見身長三丈面作金色云汝等並冤枉不須憂慮天子萬年即有恩赦放汝把火照視見有巨跡即大赦天下改為大足元年出唐國史

寧王

寧王嘗獵于鄠縣界搜林忽見草中一櫃扃鎖甚固命發視之乃一少女也詢其所自女言姓莫氏父亦曾仕

昨夜遇一火賊賊中二人是僧因刼某至此含嚬上訴
治態橫生王驚悅之遂載以後乘皆方生獲一熊置櫃
中如舊鎖之值上方求極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女即日
表上之言其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府奏鄠縣
食店有僧二人以萬錢獨償房一日夜言作法事唯舁
一櫃入店中夜深腷膊有聲店主怪日出不啓門撤戶
視之有熊衝人走去二僧已死體骨悉露上知之大笑
書報寧王大哥善能處置此僧也莫氏能為新聲當皆

號莫才人囀出酉陽雜俎

安祿山

玄宗幸愛安祿山呼祿山為子嘗于便殿與楊妃同宴坐祿山每就見不拜玄宗而拜楊妃因顧問曰此胡不拜我而拜妃子意何在也祿山對云臣胡家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故也笑而捨之祿山豐肥大腹帝嘗問曰此胡腹中何物其大乃爾祿山應聲對曰臣腹中更無他物唯赤心耳以其言誠而益親善之出開天傳信記

白鐵余

白鐵余者延州稽胡也左道惑衆先于深山中埋一銅佛像栢樹之下經數年草生其上紿鄉人曰吾昨夜山下過見有佛光於是卜日設齋以出聖佛及期集數百人命于非所藏處劚不得則詭曰諸人不至誠布施佛不可見是日男女爭施捨百餘萬即于埋處劚之得其銅像鄉人以為聖人遠近相傳莫不欲見宣言曰見聖佛者百病即愈余遂左計數百里老小士女皆就之乃

以紺紫紅緋黄綾為袋數十重盛佛像人來觀去其一重一回布施施獲十萬乃見其像如此矯偽一二年鄉人歸伏遂作亂自稱光王署置官屬設長吏為患數年命將軍程務挺討斬之出朝野僉載

李慶遠

中郎李慶遠狡詐輕險初事皇太子頗得出入暫出外即恃威權宰相以下咸謂之要人宰執方食即來諸人命坐即遣一人門外急喚云殿下見召匆忙吐飯而

去諸司皆如此計請謁囑事賣官鬻獄所求必遂焉東宮後稍稍踈之仍潛入仗內食侍官之飯晚出外腹痛大作猶詐云太子賜瓜啗之太多以致斯疾須臾霍亂吐出衛士所食麤米飯及黃臭韭齏狼籍凡是小人得寵多為此狀也出朝野僉載

劉玄佐

汴州相國寺言佛有汗流節度使劉玄佐遽命駕自持金帛以施日中其妻亦至明日復起齋場由是將吏商

貫奔走道路唯恐輸貨不及因令官為簿書以籍所入十日乃閉寺曰佛汗止矣得錢巨萬以贍軍資出國史補

張祜

進士崔涯張祜下第後多遊江淮常嗜酒侮誚噐輩或乘其飲興即自稱豪俠二子好尚既同相與甚洽崔嘗作俠士詩云太行嶺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鐵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門便與妻兒別由是往往傳于人口曰崔張眞俠士也是此人多設酒饌待之得以互相推許

後張以詩上鹽鐵使授其子漕渠小職得堰名冬瓜或
戲之曰賢郎不宜作此職張曰冬瓜合出祜子戲者相
與大哂歲餘薄有資力一夕有非常人粧束甚武腰劔
手囊囊中貯一物流血殷于外入門謂曰此非張俠士
居耶曰然揖客甚謹旣坐客曰有一讐人之恨十年矣
今夜獲之喜不能已因指囊曰此其首也問張曰有酒
店否命酒飲之飲訖曰去此三四里有一義士予欲報
之若濟此夕則平生恩讐畢矣聞公氣義能假予十萬

繙否立欲酹之是子顧畢此後赴蹈湯火誓無所憚張深喜其説且不吝嗇即傾囊燭下籌其縑素中品之物量而與焉客曰快哉無所恨也遂留囊首而去期以卻回既去及其不至五鼓絶聲杳無蹤跡又慮囊首彰露以為已累客且不來計無所出乃遣家人開囊視之乃豕首也由是豪俠之氣頓衰矣出桂苑叢談

大安寺

唐懿宗用文理天下海内晏清多變服私遊寺觀民間

有奸猾者聞大安國寺有江淮進奏官寄吳綾千匹在院於是暗集其羣就內選一人肖上之狀者衣上私行之服多以龍腦諸香薰裛引二三小僕潛入寄綾之院其旹有丐者一二人至假服者遺之而去逡巡諸色丐求之人接跡而至給之不暇假服謂院僧曰院中有何物可借之僧未諾間小僕擲眼向僧僧驚駭曰櫃內有人寄綾千匹唯命是聽於是啓櫃罄而給之小僕謂僧曰來日早于朝門相覓可奉引入內所酧不輕假服者

遂跨衛而去僧自是經日訪于内門杳無所見方知羣丐並是奸人之黨焉出玉堂閒話

王使君

王凝侍郎案察長沙日有新授柳州刺史王某者不知何許人將赴所任抵于湘川謁凝凝召預宴于賓佐王啓凝云某是侍郎諸從子姪合受拜凝遽問云既是吾族小名何也答曰名通郎凝乃謂左右曰促召郎君來遊巡其子至凝詰曰家籍中有通郎者乎其子沉思少

頃乃曰有之合是兄矣凝始命邀王君則受以從姪之禮因從容問云前任何官答曰昨罷職北海鹽院旋有此授凝聞之不悦既退凝復召其子謂曰適來王君資歷頗雜的非吾之枝葉也遂徵屬籍尋其派乃有通郎已于某年某日物化矣凝覩之怒翌日廳内備饌招之王君望凝欲屈膝忽被二壯士挾而扶之鞠躬不得凝前語曰使君非吾宗也昨日誤受君之拜今謹奉還遂拜之如其數訖二壯士退乃命坐與餐復謂之曰當今

清平之代此後不可更亂入人家也在庭吏卒悉笑王君慚赧飲食為之不下斯須蹴踖而出出南楚新聞

劉崇龜

劉崇龜以清儉自居甚招物論嘗召同列餐苦蕒饆饠朝士有知其矯乃潛問小蒼頭曰僕射晨餐何物蒼頭寔對食潑生朝中聞而哂之及鎮番方京國親之貧乏者俟其濡救但畫荔枝圖自作賦以遺之後卒于嶺表歸葬經渚宮家人鬻海珍珠翠于市為當肯所鄙出北夢瑣

言

李延召

王蜀將王宗儔帥南梁日聚糧屯師日興工役鑿山刋木略不暫停運粟泛舟軍人告倦岷峨之人酷好釋氏軍中皆右執凶器左秉佛書誦習之聲混于刀斗皆有健卒李延召繼年役于三泉黑水以來採斫材木力竭形枯不任其事遂設詐陳狀云近者得見諸佛如來乘輿跨象出入巖崖之中飛昇松栢之上如是之報甚頻

某雖在戎門早歸釋教以其課誦至誠是有如此感應今乞蠲兵籍截足事佛俾將來希証無上之果宗儔判曰雖居兵籍心在佛門修心于行伍之間達理于幻泡之外歸心而依佛氏截足以事空王壯哉貔貅何太猛利大願難阻眞誠可嘉准狀付本軍除落名氏仍差虞候監截一足訖送眞元寺收管灑掃焚修比欲矯妄免其役及臨斷足旹則怖懼益切於是遷延十餘日哀號宛轉避其鋒釯宗儔聞之大笑而不罪焉出玉堂閑話

成都丐者

成都有丐者詐稱落泊衣冠弊服繿縷常巡成都市鄽見人即展手希一文云失墜文書求官不遂人皆哀之為其言語悲嘶形容顦顇居于早遷橋側後有勢家于所居旁起園亭欲廣其池館遂強買之及闢其圭竇則見兩間大屋皆滿貯散錢計數千萬鄰里莫有知者成都人一槩呼求事官人為乞措大出朝野僉載

薛氏子

有薛氏二子野居伊闕先世嘗典大郡資用甚豐一日木陰初盛清和届候偶有叩扉者啓關視之則一道士也草履雪髯氣質清古曰半途病渇幸分一盃漿二子延入賓位雅談高論深味道腴又曰某非渇漿者杖藜過此氣色甚佳自此東南百步有五松虬偃在疆内否曰某之良田也道士愈喜因屏人曰此下有黄金百斤寶劒二口其氣隱隱浮張翼間張翼洛之分野某尋之久矣黄金可以分贈親屬甚困者其龍泉自佩當位極

人臣某亦請與一劾斬魔之術二子大驚異道士曰命
家僮役客輩悉具畚鍤候擇日發土則可以目驗矣然
若無術以制則逃匿黄壤不復能追今俟良宵剪方為
壇用法水噀之不能遁矣且戒僮僕無得泄者問其結
壇所須曰徽纆三百尺赤黑索也隨方色綵縷素甚多
洎几案爐香裀褥之具且曰某非利財者假以為法又
用祭膳十座酒茗隨之器皿須以中金者二子則竭力
經營尚有所鈌貸于親友又言某善點化之術視金銀

如糞土常以濟人之急為務今有囊篋寓太微宫欲以暫寄二子許諾即召人負荷而至巨笈有四重不可勝緘鐍甚嚴祈託以寄旋至吉日因大設法具于五松間命二子拜祝訖亟令返居閉門以俟且戒無得窺隙某當效景純散髮銜劒之術脱為人窺則禍立至俟行法畢當舉火相召可率僮僕備畚鍤來及夜而發之冀得靜覿至寶也二子依所教自夜分危坐專望燭光杳不見舉不得已闢戸覘之默絶影響步至樹下則擲盂覆

器飲食狼籍縧縑器皿悉已攜去輪蹄之跡錯于其所疑用徽纆束固以遁因發所寄之笈瓦礫實中自此家產甚困失信于人驚愕憂惋默不得訴出唐國史

秦中子

秦川富室少年有能規利者藏鏹巨萬一日逮夜有投書于其戶者僕執以進少年啓封則蒲紙加蠟昧墨斜翰爲其先考所遺者曰汝之獲利吾之冥助也今將有大禍然吾已請于隂隲矣汝及朔旦宜齋躬潔服出于

春明門外逆旅備縑帛隨其年三十有五候夜分往灞水橋步及石岸見黄衣者即置于前禮祝而退灾當可免或無所遇即挈縑以歸急理家事當為竄計禍不旋踵矣少年捧書大恐合室素服而泣專誌朔旦則捨棄他事彈冠振衣止于春明門外矜嚴不寐恭候夜分乃從一僕乘一馬馳往灞橋唯恐無所覩至則果有一物形質詭怪蓬頭黄衣交臂束膝頁柱而坐俛首以寐少年驚喜捧縑于前祈祝設拜不敢卻顧疾驅而回返轅

相慶以為幸免矣獨有僕夫疑其不直曾未逾旬復有擲書者僕夫立擒之乃鄭宇之導青襟者啓其緘札蒲蠟昧墨如初詞曰汝灾甚大曩之壽帛禍源未塞宜更以縑三十五重置河梁其家則狀始末訴于官司詰問具伏遂寘于法時李常侍叢為萬年令訟牒數年尚在

出鈌史

李全臯

護軍李全臯罷淮海監臨日寓止于開元寺以朝廷艱

梗未獲西歸一日有小校引一道人云能通爐火之事全阜乃延而禮之自此與之善一日語及黄白之事道人曰唯某頗能得之可求一鐵鼎容五六升以上者黄金二十餘兩為母日給水銀藥物火候足而換之莫窮歲月終而復始李甚喜其説顧囊有金帶一條可及其數以付道人諸藥既備周火之日後日躬自看驗居數日微倦乃令家人親愛者守之日數既滿齋沐而後開視黄金爛然的不虛也李拜而信之三日之内添換有

徵一旦道人不來藥爐一切如舊疑駭之際俄經再宿
乆待訝其不至不得巳啓爐視之不見其金矣事及導
引小挍代塡其金而止道人絕無蹤跡出桂苑叢談

文處子

有處子姓文不記其名居漢中常遊兩蜀侯伯之門以
燒煉為業但留意于爐火者咸為所欺有富商李十五
郎者積貨甚多為文所惑三年之内家財罄空復為識
者所誚追而恥之以至自經又有蜀中大將屯兵漢中

者亦爲所惑華陽坊有成太尉新造一第未居言其空靜遂求主者債以燒藥因火發焚其第延及一坊掃地而靜文遂夜遁欲向西取桑林路東趨斜谷以脫其身出門便爲猛虎所逐不得西去遂北入王子山谿谷之中其虎隨之不離跬步既窘迫遂攀枝上一樹以帶自縛于喬柯之上其虎遶樹跑哮及曉官司捕逐者及樹下虎乃徐去遂就樹擒之斬于燒藥之所出王氏見聞

太平廣記卷二百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百三十九

諂佞一

安禄山　成敬奇　陳少游

裴延齡　薛盈珍　畫鶻

馮道明　杜宣猷　李德裕

韓全誨　蘇循　蘇楷

樂朋龜　孔謙

安祿山

玄宗命皇太子與安祿山相見祿山不拜因奏曰臣胡人不閑國法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曰是儲君朕萬歲後代朕君汝者祿山曰臣愚比者只知有陛下不知有太子左右令拜祿山乃拜玄宗嘉其志誠尤憐之出談賓錄

成敬奇

成敬奇有俊才文章立而可就為大理正與姚崇有姻親崇嘗寢疾敬奇造宅省焉對崇涕泣懷中寘生雀數

枚一一持出請崇手執而後放之祝云願令公速愈崇勉強從之敬竒既去崇惡其諛媚謂其子弟曰此淚從何而來自兹不復接遇出大唐新語

陳少遊

唐陳少遊檢校職方員外郎充回紇使檢校官自少遊始也而少遊為理長于權變旹推幹濟然厚歛財貨交結權右尋除管桂觀察使旹中官董秀用事少遊乃宿于里候下直際獨謁之從容曰七郎家中人數幾何每

日所費錢何秀曰久忝近職累重又屬岀物騰貴一月須千餘貫少遊曰據此所費俸錢不能足其數此外常須求于人方可取濟倘有輸誠供應者但留心庇護之固易為力耳少遊雖不才請以一身獨備七郎之費用每歲願送錢五萬貫今見有大半請即收受餘到官續送免費心勞慮不亦可乎秀既踰于所望忻悅頗甚因與之相厚少遊言訖泣曰南方毒瘴深僻但恐不得生還再覩顏色秀遽曰中丞美才不當遠官從容旬日冀

竭蹇分旹少遊已納賄于元載子仲武矣秀載內外引
薦數日拜宣歙觀察使改浙東觀察使遷淮南節度使
十餘年間三總大藩徵求貨易且無虛日斂積財寶累
巨萬億視文雅清流之士蔑如也初結元載每歲饋十
萬貫後以載漸見忌少遊亦稍疎之及載子伯和貶官
揚州少遊外與之深交而陰使人伺其過密以上聞代
宗以為忠待之益厚關播嘗為少遊賓客盧杞早年與
之同在僕固懷恩幕府故驟加其官德宗幸奉天後遂

奪包佶財摠八百萬貫復使衆謀温述送欵于李希烈

曰濠舒廬等州已令罷壘韜戈捲甲佇候指揮後鑾輿

歸京包佶入朝具奏財賦事狀少遊上表以所取財皆

是供軍費用今請據數卻納乃重徵管内百姓以進後

劉洽收汴州得希烈起居注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

少遊聞之慚愧而卒出談賓錄

裴延齡

唐裴延齡累轉司農少卿尋以本官權判度支自揣不

通貨之務乃設鉤距召度支老吏與謀以求恩顧乃
奏言天下出入錢物新陳相因而常不減六七千萬貫
唯在一庫差殊散失莫可知之請于左藏庫中分置别
建欠負耗賸等庫及季庫月給納諸色錢物德宗從之
但貴欲張名目以惑上聽其實錢物更無增加唯虛費
簿書人吏又奏請令京兆府兩稅青苗錢市草百萬團
送苑中宰臣議以為若市草百萬團則一方百姓自冬
歷夏搬運不了又妨奪農務其事得止京西有汙池卑

濕處蘆葦叢生焉不過數畝延齡忽奏云廐馬冬月合在槽櫪秣飼夏中即須有牧放處臣近尋訪得長安咸陽兩縣界有陂地百頃請以為內廐牧馬之地且去京城十數里德宗信之言于宰臣宰臣堅執云恐必無此及差官閱視悉皆虛妄延齡既慚且怒又因對敭德宗曰朕所居浴堂殿院一栿以年多故致損壞而未能換延齡曰宗廟事重殿栿事輕陛下自有本分錢物德宗驚曰本分錢何名也曰此是經義愚儒常才不足與言

陛下正合問臣臣能知之准禮經云天下賦稅分為三分一分充乾豆一分充賓客一分充君之庖廚乾豆供宗廟也今陛下奉宗廟雖至嚴至豐至厚亦不能用一分財賦也只如鴻臚禮賓諸國番客至于回紇馬價用一分錢物尚有贏羡甚多況陛下御膳宮廚皆極簡儉所用外以賜百官充俸料餐錢等猶未能盡據此而言庖廚之用其數尚少皆陛下本分也用修十殿亦不合疑何況一栿上曰經義如此人未曾言領之而已後因

計料造神龍寺須用長七十尺松木延齡奏云臣近于同州檢得一谷有數千株皆長七八十尺德宗曰人云開元天寶中近處求覔五六丈木尚未易得皆須于嵐勝州採造如今何為近處便有此木延齡對曰賢者珍寶異物皆處處有之但遇聖君即出今此木生自關輔蓋為聖君豈開元天寶合得有也延齡既鋭情于苛刻剝下附上為功奏對之際皆恣騁詭怪虛妄他人莫敢言者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甞聞上頗欲知外事

故特優遇之出談賓錄

薛盈珍

姚南仲爲鄭滑節度使㫖監軍薛盈珍怙勢干奪軍政南仲不從數爲盈珍搆讒于上上頗疑之後盈珍遣小使程務盈馳表奏南仲不法讒搆頗甚南仲裨將曹文洽㫖奏事赴京師竊知盈珍表中語文洽私懷怒遂晨夜兼道追務盈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宿中夜殺務盈沉盈珍表于廁中乃自殺曰旰驛吏開門見血流滿地

旁得文洽二緘一緘告盈珍罪一緘表理南仲寃且陳謝殺務盈德宗聞其事頗駭異南仲慮釁深遂入朝初至上曰盈珍擾卿甚也南仲曰盈珍不擾臣自隳陛下法耳如盈珍輩所在雖羊杜復生撫百姓御三軍必不成愷悌父母之政師律善陣之制矣德宗默然久之出談賓錄

畫雕

裴延齡恃恩輕躁同列懼之唯顧少連不避延齡嘗畫

一雛羣烏噪之以獻德宗知衆怒益信之出談賓錄

馮道明

雍陶蜀人也以進士登第後稍薄于親黨其舅雲安劉敬之罷舉歸三峽素事篇章讓陶不寄書曰山近衡陽雖少鴈水連巴蜀豈無魚陶得詩愧赧方有狐首之思後為簡州牧自比之謝宣城柳吳興也賓至則折挫之閽者亦怠投贄者稀得見忽有馮道明下第請謁云與員外故舊閽者以道明言啓之及引進陶呵曰與君昧

平生何言相識道明曰誦員外詩仰員外德詩集中日得見何乃隔平生也遂吟曰立當青草人先見行近白蓮魚未知又曰江聲秋入寺雨氣夜侵樓又曰閉門客到常疑病滿院花開不似貧陶聞吟欣然待道明如曩昔之交君子以雍君矜持而好媢馮子匪藝而求知其兩違之出雲溪友議

杜宣猷

杜宣猷大夫自陶中除宣城中官之力也諸道每歲進

閹人所謂私白者閩爲首焉且多任用以故大閹以下桑梓多係于閩嵗以爲中官數澤宣猷既至每寒食節輒散遣將吏荷挈食物祭于諸閹塚墓所謂灑掃者也故嵗號爲敕使看墓出玉泉子

李德裕

李德裕鎮揚州監軍使楊欽義追入必爲樞近而德裕致禮皆不越尋常欽義心銜之一日中堂設宴更無他賓而陳設寶器圖畫數床皆殊絶一席祇奉亦竭情禮

宴罷皆以贈之欽義大喜過望旬日西行至汴州有詔卻令監淮南欽義即至具以前昔所贈歸之德裕笑曰此無所直奈何拒焉悉卻與之欽義心感數倍後竟作樞密使唐武宗一朝之柄皆欽義所致也出幽閑鼓吹

韓全誨

唐昭宗以宦官怙權驕恣難制常有誅翦之意宰相崔胤嫉忌尤甚上敕胤凡有密奏當進囊封勿于便殿面奏以是宦官不能知韓全誨等乃訪京城美女數十以

進密求宮中陰事天子不之悟胤謀漸洩中官以重賂甘言請藩臣為城社視崔胤皆裂眥因伏臘宴聚則相向流涕辭旨諂諛會汴人寇同華知崔胤之謀於是韓全誨引禁軍陳兵仗逼帝幸鳳翔他日崔胤與梁祖恊謀以誅閹官未久禍亦及之致族絶滅識者歸罪于崔胤先是其季父安潛常謂所親曰滅吾族者必緇兒也緇兒即胤小字河東晉王李克用聞胤所為謂賓佐曰賊為虐者其崔胤乎破國亡家必在此人也出北夢瑣言

蘇循

唐末尚書蘇循謟媚茍且梁太祖鄙之他日至幷州謁晉王旹張承業方以匡復為意而循忽獻晉王畫敕筆一對承業愈鄙薄之出唐書

蘇楷

昭宗先謚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起居郎蘇楷等駁議請改為恭靈莊閔皇帝廟號襄宗蘇楷者禮部尚書蘇循之子乾寧二年應進士楷人才寢陋兼無德行

昭宗惡其濫進率先黜落由是怨望專幸邦國之災其父循奸邪附會無譽于旹故希旨苟進梁祖識其險詖滋不悅大為敬翔李振所鄙梁祖建號詔曰蘇楷高貽休蕭聞禮皆人才寢陋不可塵汚班行並停見任放歸田里蘇循可令致仕河朔士人目蘇楷為衣冠梟獍出北夢瑣言

樂朋龜

舊例士子不與內官交遊十軍軍容田令孜擅回天之

力唐僖皇播遷行至洋源百官未集缺人掌誥樂朋龜
侍郎亦及行在因謁中尉仍請中外由是薦之充翰林
學士張濬相自處士除起居郎亦出令致之門皆申中
外之敬洎車駕到蜀朝士畢集一日中尉爲宰相開筵
學士洎張起居同預焉張公恥于對衆設拜乃先謁中
尉便施謝酒之敬中尉訝之俄而賓至郎席坐定中尉
白諸官曰某與起居清濁異流曾蒙中外既慮玷辱何
憚改更今日暗地謝酒郎不可張公慚懼交集自此甚

爲羣彦所薄樂公舉進士初陳啓事謁李昭侍郎自媒云别于九經書史及老莊行都賦外著八百卷書請垂比試誠有學問也然于制誥不甚簡當昔人或未之可也出北夢瑣言

孔謙

後唐明宗即位之初誅租庸使孔謙歸德軍節度使元行欽鄧州節度温韜太子少保段凝汴州麴務辛廷蔚李繼宣等孔謙魏州孔吏目莊宗圖霸以供饋軍食謙

有力焉既為租庸使曲事嬖倖奪宰相權專以聚歛為意剝削萬端以犯衆怒伏誅元行欽為莊宗愛將出入宮禁曾無間隔害明宗之子從景以是伏誅段凝事梁以奸佞進身至節將末年綰軍權束手歸朝溫韜凶惡發掘西京陵寢莊宗中興不誣其罪厚賂伶官閹人與段凝皆賜國姓或擁旄鉞明宗採衆議而誅之辛廷蔚開封尹王瓚之牙將也朱友貞旹廷蔚依瓚勢曲法亂政汴人惡之李繼宣汴將孟審澄之子亡命歸莊宗劉

皇后畜為子昔宫掖之間穢聲流聞此四凶帝在藩邸
昔惡其為人故皆誅之莊宗皇帝為唐雪耻號為中興
而温韜毀發諸帝陵寢宜加大辟而賜國姓付節旄由
是知中興之説謬矣出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卷二百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百四十

諂佞二

趙元楷　閻知微　鄭愔

薛稷　李嶠　李義府

侯思止　盧藏用　趙履温

張岌　吉頊　宗楚客

崔融　崔湜　用番將

張說　程伯獻　楊國忠

太眞妃　李林甫

趙元楷

趙元楷為交河道行軍大總管時侯君集為元帥君集馬病顙瘡元楷以指霑其膿而嗅之以諛君集為御史所劾左遷刺史出談賓錄

閻知微

唐春官尚書閻知微和默啜司賓丞田歸道為之副焉

至牙帳下知微舞蹈宛轉抱默啜靴鼻而嗅之田歸道獨長揖不拜默啜大怒倒懸之經一宿明日將殺之元珍諫大國和親使殺之不祥乃得釋後與知微爭於殿庭言默啜必不和知微堅執以爲和默啜果反陷趙定天后乃誅知微九族拜歸道夏官侍郎出朝野僉載

鄭愔

唐吏部侍郎鄭愔初託附來俊臣俊臣誅即附張易之易之被戮即附韋庶人後附譙王竟被誅出朝野僉載

薛稷

唐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長史李晉中書令崔湜蕭至忠岑羲等皆外飾忠鯁内藏諂媚脅肩屏氣而舐痔折肢阿附太平公主並騰遷雲路咸自以爲得志泰山之安也七月三日家破身戮何異鷦鷯栖於葦苕大風忽起巢折卵壞後之君子可不鑒哉出朝野僉載

李嶠

唐李嶠少負才華代傳儒學累官成均祭酒吏部尚書

三知政事封鄭國公長壽三年則天徵天下銅五十餘萬斤鐵一百三十餘萬斤錢二百七千貫於定鼎門內鑄八稜銅柱高九十尺徑一丈二尺題曰大周萬國述德天樞張革命之功貶皇家之德天樞下置鐵山銅龍負戴獅子麒麟圍繞上有雲蓋蓋上施盤龍以托火珠珠高一丈圍三丈金彩熒煌光侔日月武三思爲其文朝士獻詩者不可勝紀唯嶠詩冠絕當時詩曰轍跡光西崳勳庸紀北燕何如萬國會諷德九門前灼灼臨黃

道迢迢入紫烟仙盤正下露高柱欲承天山類叢雲起

珠疑大火懸聲流塵作刼業固海成田聖澤傾堯酒薰

風入舜絃忻逢下生日還偶上皇年後憲司發嶠附會

韋庶人左授滁州別駕後至開元初詔毁天樞發卒鎔

爍彌月不盡洛陽尉李休烈乃賦詩以詠曰天門街東

倒天樞火急先須卸火珠旣合一條絲線挽何勞兩縣

索人夫先有謡云一條絲線挽天樞言其不久也故休

詩及之庶士莫不諷誦天樞之北韋庶人繼造一臺先

此毀折出大唐新語

李義府

唐李義府狀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陰賊既處權要欲人附已微忤意者輒加傾陷故旹人言義府笑中有刀楊行穎表言義府罪狀制令劉祥道對推其事李勣監焉按有實長流嶲州或作劉祥道破銅山之大賊李義府露布稱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出談賓錄

侯思止

唐侯思止貧窮不能理生業乃依事恒州叅軍高元禮而無賴詭譎無以踰也昔恒州刺史裴貞杖一判司則天將不利王室羅織之徒已興矣判司謂思止曰今諸王多被誅戮何不告之思止因請狀遂告舒王及裴貞謀反詔按問並族誅授思止游擊將軍元禮懼而思媚之引與同坐呼為侯大曰國家用人不次若言侯大不識字可奏云獬豸亦不識字而能觸邪則天果曰欲與

汝御史人云汝不能識字思止以獬豸對則天大悦即授焉元禮復教曰聖上知侯大無宅倘以沒官宅見借可拜謝而不受聖上必問所由可奏云諸反逆人宅惡其名不願坐其内果如言則天復大喜恩賞甚優出談賓錄

盧藏用

盧藏用徵拜左拾遺遷吏部侍郎中書舍人歷黃門侍郎兼昭文舘學士轉尚書右丞與陳伯玉趙貞固友善隱居之日頗以貞白自衒往來于少室終南二山昔人

稱為假隱自登朝奢靡淫縱車服鮮麗趦趄詭佞專事權貴旹議乃表其醜行以阿附太平公主流隴州出談賓錄

趙履温

唐趙履温為司農卿諂事安樂公主氣勢回山海呼吸變霜雪客謂張文成曰趙司農何如人曰猖獗小人心佞而險行僻而驕折支勢族舐痔權門諂于事上傲于接下猛若虣虎貪如餓狼性愛食人終為人所食為公主奪百姓田園造定昆池言定天子昆明池也用庫錢

百萬億斛褰紫衫為公主背挽金犢車險詖皆此類誅逆韋之際上御承天門復温詐喜舞蹈稱萬歲上令斬之刀劒亂下與男同戮人割一臠骨肉俱盡出朝野僉載

張岌

唐天后昔張岌諂事薛師掌擎黄幞隨薛師後于馬旁伏地承薛師馬鐙侍御史郭霸嘗來俊臣糞穢宋之問捧張易之溺器並偷媚取容寔名教之罪人也出朝野僉載

吉頊

天后旹太常博士吉頊父哲易州刺史以赃坐死頊于天津橋南要内史魏王承嗣拜伏稱死罪承嗣問之曰有二妹堪事大王承嗣諾之即以犢車載入三日不語承嗣問其故對曰父犯國法憂之無復聊頼承嗣既奏免其父極刑進頊籠馬監俄遷中丞吏部侍郎不以才升二妹請求耳闕

宗楚客

唐天后内史宗楚客性諂佞旹薛師有嫪毐之寵遂為

作傳二卷論薛師之聖從天而降不知何代人也釋迦重出觀音再生期年之間位至內史出朝野僉載

崔融

唐天后梁王武三思為張易之作傳云是王子晉後身于緱氏山立祠詞人才子佞者為詩以詠之舍人崔融為最後易之赤族佞者並流嶺南出朝野僉載

崔湜

唐崔挹子湜桓敬懼武三思譖間引湜為耳目湜乃反

以桓敬等計潛告三思尋為中書令湜又説三思盡殺五王絶其歸望先是湜為兵部侍郎挹為禮部侍郎父子同為南省副貳有唐以來未之有也上官昭容屢出外湜諂附之玄宗誅蕭至忠後所司奏宮人元氏欵稱與湜曾密謀進鴆乃賜湜死年四十初湜與張説有隙説為中書令議者以為説搆陷之湜美容儀早有才名弟液滌及從兄涖並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宴之際自比王謝之家謂人曰吾之門地及出身歴官未嘗不為

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于人故進取不已而不以令終又湜謟事張易之與韋庶人及韋誅復附太平有馮子都董偃之寵妻美并二女並進儲闈得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有牓之曰託庸才于主第進艷婦于青宮（出朝野僉載）

用番將

唐玄宗初即位用郭元振薛訥又八年而用張嘉貞張說五年而杜暹進又三年蕭嵩進又十二年而李適之

進咸以大將直登三事李林甫既懲適之之患遂易舊制請以番人為將欲固其權嘗奏于上曰以陛下雄才兼國家富強而諸番未滅者由文吏為將怯懦不勝武事陛下必欲滅四夷威海内莫若武臣武臣莫若番將番將生而氣雄少養馬上長求陣敵此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將之使其必死則夷狄不足圖也上大悦首用安禄山安禄山安禄山有功用哥舒翰有勇用安思順能軍用高仙芝善戰禄山卒為戎首林甫之罪也出談賓録

張說

唐燕國公張說倖佞人也前爲并州刺史諂事特進王毛仲餉致金寶不可勝數後毛仲廵邊會說于天雄軍大宴酒酣恩敕忽降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說拜謝訖便把毛仲手起舞嗅其靴鼻出朝野僉載

程伯獻

唐將軍高力士特承玄宗恩寵遭父喪左金吾大將軍程伯獻少府監馮紹正二人直就其喪前被髮而哭甚

于已親朝野聞之不勝其笑出談賓録

楊國忠

玄宗謂侍臣曰我欲行一事自古帝王未有也葢欲傳位于肅宗及制出國忠大懼言語失次歸語楊氏姊妹曰娘子我輩何用更作活計皇太子若監國我與姊妹等即死矣相聚而哭號國入謀于貴妃妃銜土以請其事遂止哥舒翰在潼關或勸請誅國忠以悦衆心舒翰不聽禄山發范陽每日于帳前歎曰楊國忠頭來何太

遲也國忠妻裴柔蜀之大娼也國忠又為劒南節度勸

玄宗入蜀授其所親官布蜀漢出談賓錄

太眞妃

太眞妃嘗因妬忌有語侵上上怒甚令高力士以輜車載送還其家妃悔恨號泣抽刀剪髮授力士曰珠玉珍異皆上所賜不足充獻唯髮父母所生可達妾意望為申妾萬一慕戀之誠上得髮揮涕泣然遽命力士召之歸出貴妃傳

李林甫

𤣥宗在東都宫中有怪明日召宰相欲西幸裴稷山張曲江諫曰百姓塲圃未畢請俟冬間是時李林甫初拜相竊知上意及罷退佯為蹇步上問何故脚疾對曰臣非病足願獨奏事乃言二京陛下東西宫也將欲駕幸何用擇時設有妨于刈穫獨免過路賦税臣請宣示有司即日西幸上大悦自此駕幸長安不復東矣旬日耀卿九齡俱罷而牛仙客進出國史補

又

李林甫居相位一十九年誅鋤海内人望自儲君以下無不累息初開元後姚宋等一二老臣多獻可替否以爭天下大體天下既理上心亦泰張九齡上所拔頗以後進少之九齡尤謇諤數犯上上怒而逐之上雄才豁達任人不疑晩得林甫養成君欲未嘗有逆耳之言上愛之遂深居高枕以富貴自樂大臣以下罕得對見事無大小責成林甫林甫雖不文而明練吏事慎守綱紀

衣冠非常調無進用之門而隂賊忍殺未嘗以愛憎見于容色上左右者雖𩟖人厮養無不賂之故動静輒知李適之初入相疎而不密林甫賣之乃曰華山之下有金鑛焉採之可以富國上未知之耳適之善其言他日從容以奏上悦顧問林甫林甫曰臣知之乆矣華山陛下本命也王氣所在不可發之故臣不敢言上遂薄適之因曰自今奏事先與林甫議之無輕脱自是適之束手矣非其所引進皆以罪誅威震海内諫官但持禄養

資無敢論事獨補闕杜中猶再上疏翌日被黜為下邽令林甫召諸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何用多言君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食三品料及其一鳴即黜去雖欲再鳴其可得乎由是諫諍之路絶矣晚年多寃讐懼其報復出廣車僕金吾静街前驅百步之外居則以磚甃屋以板幙牆家人警衛如禦大敵其自防也如此故事宰臣騎從三五人而已士庶不避于路至是騎從百餘人為左右翼公卿以下趨避自林

甫始也出談賓録

太平廣記卷二百四十

太平廣記卷二百四十一

諂佞三

王承休

王承休

蜀後主王衍宦官王承休後主以優笑狎暱見寵有美色恒侍少主寢息久而專房承休多以邪僻姦穢之事媚其主主愈寵之與韓昭為刎頸之交所謀皆互相表

裏承休一日請從諸軍揀選官健得驍勇數千號龍武軍承休自為統帥並特加衣糧日有優給因乞秦州節度使且云願與陛下於秦州採擬美麗且説秦州之風土多出國色仍請幸天水少主甚悦即遣仗節赴鎮應所選龍武精鋭並充衛隊從行到方鎮下車當日毀折衙庭發丁夫採取材石創立公署使宅一如宫殿之制兼以嚴刑峻法婦女不免土木之役又密令彊取民間子弟使教歌舞伎樂被獲者令畫工圖眞及録名氏急

遞中送韓昭昭又密呈少主少主覩之不覺心狂遂決幸秦之計因下制曰朕聞前王廵狩觀土地之慘舒歷代省方慰黎元之徯望西秦封域遠在邊隅先皇帝畫此山河歷年征討雖歸王化未浹惠風今耕稼既屬有年軍民頗聞望幸用安疆埸聊議省廵朕選取今年十月三日幸秦州布告中外咸使聞知由是中外切諫不從母后泣而止之以至絶食前秦州節度判官蒲禹卿叩馬泣血上表諫曰臣聞堯有敢諫之鼓舜有誹謗之

木湯有司過之士周有誠慎之軺葢古者明君克全帝道欲知已過要納讜言將引咎而責躬庶理人而修德陛下自承祧秉祿正位當天愛聞逆耳之忠言每犯顏而直諫且先皇帝許昌發跡閬苑起身歷艱辛於草昧之中受危險於虎爭之際胼胝戈甲寢寤風霜申武力而拘諸原立戰功而平多壘亡軀致命事主勤王方得成家至于開國今日鴻基霸盛大業雄崇地及雍涼界連南北德通吳越威定蠻陬郡府頗多關河漸廣人物

秀麗土地繁華當四海輻裂之秋成萬代龍興之業陛下生居富貴坐得乾坤但好歡娛不思機變臣欲望陛下以名教而自節以禮樂而自防循道德之規受師傅之訓知社稷之不易想稼穡之最難惜高祖之基扃似太宗之臨御賢賢易色孜孜為心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用聽五音而受諫以三鏡而照懷少止息於諸處林亭多觀覽於前王經史別修上德用卜遠圖莫遣色荒毋令酒惑常親政事勿恣閑遊臣竊聞陛下欲出

成都往廵邊壘且天水地遠峻惡難行險棧欹雲危峰挿漢微雨則吹摧閣道稍泥則沮滑山程豈可鳴鑾那堪叱馭又復敵京咫尺塞邑荒凉民雜蕃戎地多嵐瘴别無華風異景不可選勝尋幽隴水聲悲胡笳韻咽營中止帶甲之士城上宿枕戈之人看探虜於孤峯朝朝疑慮覘望旗於峻嶺日日隄防是多山足水之鄉即易動難安之地麥積崖無可瞻戀米谷峽何亞連知路遇嗟山程通怨水秦穆圉馬之地隗囂僭位之邦是以一

人出行百司參從千羣霧擁萬衆星馳當路州縣摧殘
所在館驛隘少止宿尚猶不易供須固是為難縱若就
中指揮自破屬省錢物未免因依擾踐觸處淩遲以此
商論不合輕動其類蒼龍出海雲行雨施豈教浪靜風
恬必見傷苗損稼所以鑾輿須止天步難移况頃年大
駕只到山南猶不闕進發兵士此時直至天水未審如
何制宜自當初打破梁原城池擄掠義寧戶口截腕者
非一斬首者甚多匪惟生彼人心抑亦損茲聖德今去

洛京不遠復聞大駕重來若彼預有計謀此則更須征討況鳳翔久為進敵必貯姦謀切慮妄搆妖詞致生釁隙又陛下與唐主始申歡好信幣交馳但慮聞道聖駕親行別懷疑忌其必特差使命請陛下境上會盟未審聖躬去與不去若去則相似秦趙爭強彼此難屈若不去即便同魯衛不睦戰伐尋興酌彼未萌料其先見顒陛下思忖臣伏聞自古帝王省方巡狩弔民伐罪展義觀風然後便歸九重別安萬姓今陛下累曾游歷未聞

一件教條止於跋涉山川驅策人馬秦則舟船幾溺青城則纜絲將沈自取驚憂為何切事却還京輦不悅軍民但鬱衆情莫彰帝德憶昔先皇在日未嘗無故巡遊陛下纂承已來率意頻離宮闕勞心費力有何所為此際依前整蹕又擬遠別宸居昔秦皇之鑾駕不迴煬帝之龍舟不返陛下聖逾秦帝明甚隋皇且無北築之虞焉有南遊之弊寬仁大度篤孝深慈知稼穡之艱難識古今之成敗自防得失不縱襟懷忍教致却宗言將道

斷使烝民以何託令慈母以何辜若何慮以危亡但恐乖於仁孝況玉京金闕寶殿珠樓內苑上林瓊池環圃香風滿檻瑞露盈盤鈞天之樂奏九韶廻雪之舞呈八佾簇神仙於清虛之境列歌舞於閬苑之中人間勝致天下旴無時或賞遊足觀奇趣何必須於遠塞看彼荒山不惜聖軀有何裨益方今岐陽不順梁園已亡中原有人大事未了且當國生靈受與盜賊橫行縱邊廷無烽火之危而內地有腹心之患陛下千年膺運一國稱

尊文德武功經天緯地孝逾於舜仁甚於湯百行皆全
萬機不擾聰明博達識量變通深負智謀獨懷英傑方
居大寶正是少年既承社稷之基復把山河之險但不
遠聽深察安居慮危闢四門以求賢總萬邦而行事咸
有一德端坐九重使恩威並行賞罰必當平分雨露遍
及瘡痍令表裏以寬舒使子孫以昌盛布臨人之惠化
立濟衆之玄功選揀雄師思量大計振彼鴟張之勢壯
茲虎視之威秣馬訓兵豐糧利器彼若稍有微釁此即

亶下平吞正取時機大行王道自然百靈垂祐四海歸
仁衆心成城天下治理即目蜀都强盛諸國不如賢士
滿朝聖人當極臣願百姓樂於貞觀萬乘明於太宗采
藥石之言聽芻蕘之說愛惜社稷醫療軍民似周武諤
諤而昌知辛紂唯唯而滅無飾非拒諫之事有面折廷
爭之人因我睿朝益我皇化陛下莫見居人稠疊謂言
京輦繁華葢是外處凌殘住止不得所以競來臻湊貴
且偷安今諸州虐理處多百姓失業欲盡荒田不少盜

賊成羣乞陛下廣布腹心特令聞見且蜀國從来創業多乏永謀或德不及於兩朝或祚不延於七代劉禪俄降於鄧艾李勢遽歸於桓温皆為不取直言不恤政事不行王道不念生靈以至國人之心無一可保山河之險不足可憑陛下至聖至明如堯如舜豈後主之相匹豈子仁之比倫有寛慈至孝之名有遠見長謀之策不信諂媚不恣躭荒出入而有所可徵動靜而無非經久必致萬年之業終為四海之君臣願陛下且住鑾輿莫

離京國侯中原無事八表来王天下人心咸歸我主若羣流赴海衆蟻慕羶有道自彰無思不服匪惟要看天水直可便坐長安是微臣之至懇舉國之深願臣聞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是以輒傾丹懇仰諫聖明不藉官榮不沽名譽情非訕上理直憂君雖無折檻之能但有觸鱗之罪不避誅殛輒扣天庭臣死如萬類之中去一螻蟻陛下或全無忖度須向邊陲遺聖母以憂心令庶寮以懐慮全迷得失自取疲勞事有不

虞悔將何在臣願陛下稍開諫路微納臣言勿違聖后之情且允國人之望俯存大計勿出遠邊後主竟不從之韓昭謂禹卿曰我取汝表章俟秦州廻日下獄逐節勘之勿悔至十月三日發離成都四日到漢州鳳州王承捷飛驛騎到秦云東朝差興聖令公統軍十餘萬來九月到鳳州少主猶謂臣下設計要沮其東行曰朕恰要親看相殺又何患乎不顧而進上梓潼山少主有詩云喬巖簇冷煙幽逕上寒天下瞰峨嵋嶺上窺華岳巔

驅馳非取樂按辛為憂邊此去將登陟歌樓路幾千宣令從官繼和中書舍人王仁裕和曰綵仗拂寒煙鳴騶在半天黄雲生馬足白日下松巔盛德安疲俗仁風扇極邊前程問成紀此去尚三千成都尹韓昭翰林學士李浩弼徐光溥並繼和亡其本至劒州西二十里已来夜過一磎山忽聞前後數十里軍人行旅振革鳴金連山呼噪聲動溪谷問人云將過視人傷懼有鷙獸搏人是以噪之其乘馬皆咆哮恐懼箠之不肯前進衆中有

人言曰適有大駕前鷙獸自路左叢林間躍出於萬人
中攫將一夫而去其人銜到溪洞間尚聞唱救命之聲
況天色未曉無人敢捕逐者路人罔不溜汗遲明有軍
人尋之草上委其餘骸矣少主至行宮顧問臣僚皆陳
恐懼之事尋命從臣令各賦詩王仁裕詩曰劒牙釘舌
血毛腥窺筭勞心豈暫停不與大朝除患難惟於當路
食生靈從來戶口資饞口未委三丁稅幾丁今日帝皇
親出狩白雲巖下好藏形翰林學士李浩弼進詩曰巖

下年年自寢訛生靈餐盡意如何爪牙衆後民隨減溪壑深来骨已多天子紀綱猶被弄客人窮獨固難過長途莫怪無人蹟盡被山王税殺他少主覽此二篇大笑曰此二臣之詩各有旨也朕亦於馬上搆思三十餘里終不就於是命各官從臣翰林學士徐光浦水部員外王巽亦進詩至劔門少主乃題曰緩轡踰雙劔行行躡石稜作千尋壁壘為萬祀依憑道德雖無取江山粗可矜迴看城闕路雲疊樹層層後侍臣繼成都尹韓昭和

曰閉關防外寇孰敢振威稜險固疑天設山河自古憑
三川奚所賴雙劒最堪矜鳥道微通處煙霞鏁百層王
仁裕和曰孟陽曾有語刋在白雲稜李杜常挨托孫劉
亦恃憑庸才安可守上德始堪矜暗指長天路濃巒蔽
幾層又命制秦中父老望幸賦一首進之今亡其本過
白衛嶺大尹韓昭進詩曰吾王廵狩為安邊此去秦亭
尚數千夜照路岐山店火曉通消息戍瓶煙為雲巫峽
雖神女跨鳳秦樓是謫仙八駿似龍人似虎何愁飛過

大漫天少主和曰先朝神武力開邊畫斷封疆四五千
前望隴山屯劍戟後憑巫峽鏁烽煙軒皇尚自親平寇
嬴政徒勞愛學仙想到隗宫尋勝處正應鸎語暮春天
王仁裕和曰龍旆飄飖指極邊到時猶更二三千登高
晓蹋巉巗石冒冷朝衝斷續煙自學漢皇開土宇不同
周穆好神仙秦民莫遣無恩及大散關東别有天洎至
利州已聞東師下固鎮矣旬日内又聞金牛敗卒塞峽
而至其時蜀師十餘萬自綿漢至于深渡千餘里首尾

相繼皆無心鬭敵遣使臣逼促則廻槍刺之曰請換取

龍武軍相戰不惟勇敢况且偏請衣糧我等揀退不堪

何能相殺實無奈何十月二十九日狼狽而歸於棧閣

懸險溪巖壑之中連夜繼晝却入成都康延孝與魏王

繼踵而入少主於是樹降東軍未入前王宗弼殺韓昭

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宣徽州使李周輅歐陽晃等王

承休握鋭兵於天水兵刃不舉既知東軍入蜀遂擁麾

下之師及婦女孩幼萬餘口金銀繒帛於西蕃買路歸

蜀沿路為左袵擄奪并經溪山凍餓相踐而死迨至蜀存者百餘人唯與田宗汭等脱身而至魏王使人詰之曰親握鋭兵何得不戰曰憚大王神武不敢當其鋒曰何不早降曰葢緣王師不入封部無門輸欵曰其初入蕃部幾許人同行曰萬餘口今存者幾何曰纔及百數魏王曰汝可償此萬人之命遂盡斬之蜀師不戰坐取亡滅者葢承休韓昭之所致也人多不知之出王氏聞見録

太平廣記卷二百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百四十二

謬誤

益州長吏 蕭穎士 郗昂

張長史 蕭俛 崔清

何儒亮 于頔 苑詘

李文彬 蘇拯 竇少卿

遺忘

張利涉　閻玄一　郭務靜

張守信　李睍　張藏用

謬誤

益州長吏

唐益州每歲進柑子皆以紙裹之他時長吏嫌其不敬代之以細布既而恒恐有柑子為布所損每歲多懷憂懼俄有御史甘子布至長吏以為推布裹甘子事因大懼曰果為所推及子布到驛長吏但叙以布裹柑子為

敬子布初不知之乆而方悟聞者莫不大笑子布好學有才知名當代出大唐新語

蕭穎士

唐天寶初蕭穎士因遊靈昌遠至胙縣南二十里有胡店店上有人多姓胡穎士發縣日晚縣寮飲餞移時薄暮方行至縣南三五里便即昏黑有一婦人年二十四五着紅衫綠裙騎驢驢上有衣服向穎士言兒家直南二十里今歸遇夜獨行怕懼願隨郎君鞍馬同行穎士

問女何姓曰姓胡頴士常見世間說有野狐或作男子或作女人於黃昏之際媚人頴士疑此女即是野狐遂唾叱之曰死野狐敢媚蕭頴士遂鞭馬南馳奔至主人店歇息解衣良久野見婦人從門牽驢入來其店叟曰何為衝夜曰衝夜猶可適被一害風措大呼兒作野狐合被唾殺其婦人乃店叟之女也頴士慚恧而已出辨疑志

郗昂

唐郗昂與韋陟交善因話國朝宰相誰最無德昂誤對

曰韋安石也巳而驚走而去逢吉溫於街中溫問何故倉惶如此答曰適與韋尚書話國朝宰相最無德者本欲言吉頊誤言韋安石既言又鞭馬而走抵房相之第琯執手慰問之復以房融為對昂有時稱忽一日犯三人舉朝嗟嘆唯韋陟遂與之絶出國史補

張長史

唐臨濟令李回妻張氏其父為廬州長史告老歸以回之薄其女也故往臨濟辱之誤至全節縣而問門人曰

明府在乎門者曰在張遂入至廳前大罵辱全節令趙
子餘不知其故私自門窺之見一老父詬罵不已而縣
下常有狐烏魅以張為狐焉乃密召吏人執而鞭之張
亦未瘖罵仍恣肆擊之困極方問何人輒此詬罵乃自
言吾李回妻父也回賤吾女來怒回耳全節令方知其
誤寘之館給醫藥焉張之僮夜亡至臨濟告回回大怒
遣人吏數百將襲全節而擊令令懼閉門守之回遂至
郡訴之太守召令責之恕其誤也使出錢二十萬遺張

長史以和之囘乃迎至縣張喜囘之報復卒不言其薄

女遂歸出紀聞

蕭俛

唐貞元中蕭俛新及第時國醫王彦伯住太平里與給事鄭雲逵比舍住忽患寒熱早詣彦伯求診候誤入雲逵第會門人他適雲逵立於中門俛前趨曰某前及第有期集之役忽患病具說其狀逵命僕人延坐為診其臂曰據脈候是心家熱風雲逵姓鄭若覓國醫王彦伯東

隣是也倪赧然而去出乾膜子

崔清

唐崔清除濠州刺史替李遜清辭戸部侍郎李巽留坐與語清指謂盱替李遜曰清都不知李遜渾不解官再三言之巽曰李巽即可在只是獨不稱公意清稍悟之慚顧而去出嘉話録

何儒亮

唐進士何儒亮自外州至京訪其從叔誤造郎中趙需

宅自云同考房會冬至霈欲家宴揮霍云既是同房便令入宴姑姊妹妻子盡在焉儒亮饌畢徐出及細察之乃何氏之子也霈大笑儒亮歲餘不敢出京城時人因以為何霈郎中出國史補

于頔

唐司空于頔以樂曲有想夫憐其名不雅將改之客有笑曰南朝相府曾有瑞蓮故歌為相府蓮自是後人語訛乃不改出國史補

又

舊說董仲舒墓門人至皆下馬謂之下馬陵語訛為蝦蟇陵今荆襄之人呼堤為提留絳之人呼釜為付皆訛謬聽習也出國史補

苑䌷

唐尚書裴胄鎮江陵常與苑論有舊論及第後更不相見但書札通問而已論弟䌷方應舉過江陵行謁地主之禮客將見䌷名曰秀才之名雖字不同且難於尚書

前為禮如何會紬懷中有論舊名紙便謂客將曰某自
別有名客將見日晚倉遑遽將名入胄喜曰苑大來矣
屈入紬半庭胄見貌異及坐揖曰足下第幾紬對曰第
四胄曰與苑大遠近紬曰家兄又問曰足下正名何對
曰名論又曰賢兄改名乎紬曰家兄也名論公庭將吏
於是皆笑及引坐乃陳本名名紬既逡巡於便院俄而
遠近悉知出乾

李文彬

唐舉人李文彬受知於舍人紀于泉時有京兆府司錄賀蘭洎卒文彬因謁紫微紫微問曰今日有何新事文彬曰適過府門聞紀于洎卒泉曰莫錯否文彬曰不錯泉曰君大似共鬼語也拂衣而入文彬乃悟蓋俱重姓又同名而誤對也出奇聞錄

蘇拯

唐光化中蘇拯與鄉人陳滌同處拯與考功郎中蘇璞初叙宗黨璞故奉常滌之子也拯既執贄尋以啓事温

卷因令陳潃緘封潃遂誤書巳名璞得之大怒拯聞之倉皇復致書謝過吳子華聞之曰此書應悞也出北夢瑣言

竇少卿

有竇少卿者家于故都素游渭北諸州至村店中有從者抱疾寄于主人而前去歷鄜延靈夏經年未歸其從者尋卒於店中此人臨卒店主問曰何姓名此僕只言得竇少卿三字便奄然無語店主遂坎路側以埋之卓一牌向道曰竇少卿墓與竇相識者過之大驚訝問店

主店主曰牌上有名固不謬矣於是更有識賓者經過甚痛惜有至親者報其家及令骨肉省其牌果不謬其家於是舉哀成服造齋相次迎其旅櫬殯葬遠近親戚咸来弔慰葬後月餘有人附到賓家書歸程已近郡報上下平善其家大驚不信謂人詐修此書又有人報云道路間覩其形貌甚是安健其家愈惑之遂使人潛逆之竊窺于路左疑其鬼物至其家妻男皆謂其魂䰟歸来賓細話其由方知埋者是從人乃店主卓牌之錯誤

也出王氏見聞

遺忘

張利涉

唐張利涉性多忘解褐懷州參軍每聚會被召必於笏上記之時河内令耿仁惠邀之怪其不至親就門致請涉看笏曰公何見顧笏上無名又一時晝寢驚索馬入州扣刺史鄧惲門拜謝曰聞公欲賜責死罪鄧惲曰無此事涉曰司功某甲言之惲大怒乃呼州官箠以甲間

搆將杖之甲苦訴初無此語涉前請曰望公捨之涉恐是夢中見說耳時人由是咸知其性理惛惑矣出朝野僉載

閻玄一

唐三原縣令閻玄一為人多忘嘗至州於主人舍坐州佐史前過以為縣典也呼欲杖之典曰某是州佐也一慚謝而止須臾縣典至一疑其州佐也執手引坐典曰某是縣佐也又愧而止曾有人傳其兄書者止於階下俄而里胥白錄人到一索杖遂鞭送書人數下其人不

知所以訊之一曰吾大錯顧直典向宅取杯酒懊瘡良久典持酒至一既忘其取酒復忘其被杖者因便賜直典飲之出朝野僉載

郭務靜

唐滄州南皮縣丞郭務靜初上典王慶通判案靜曰爾何姓慶曰姓王須臾慶又來又問何姓慶又曰姓王靜怪愕良久仰看慶曰南皮佐史摠姓王出朝野僉載

張守信

唐張守信為餘杭太守善富陽尉張瑶假借之瑶不知其故則使錄事參軍張遇達意於瑶將妻之以女瑶喜吉期有日矣然私相聞也郡縣未知之守信為女具衣裝女之保母問曰欲以女適何人守信以告保母曰女壻姓張不知主君之女何姓吾竊惑焉守信乃悟亟止之出紀聞

李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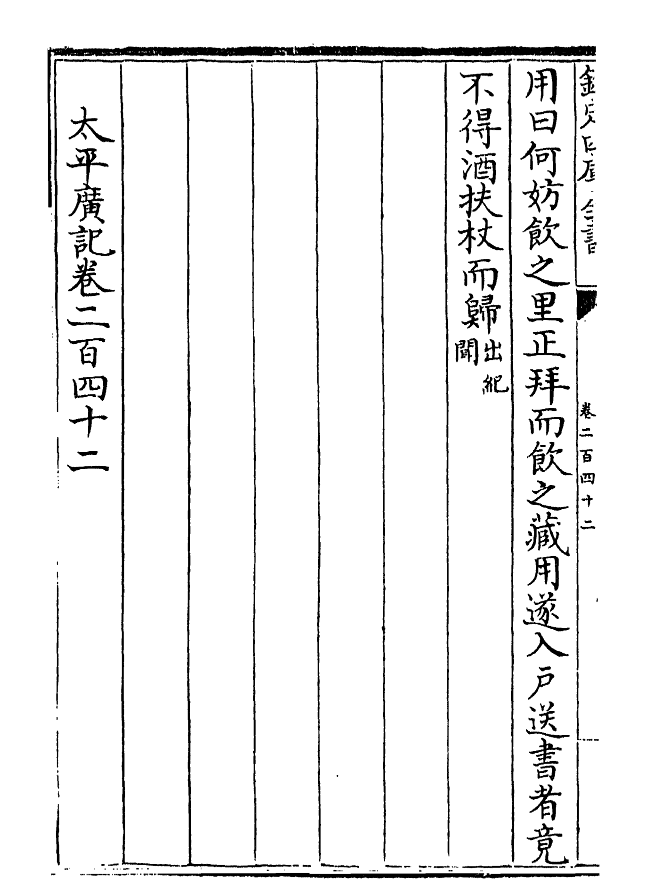
唐殿中侍御史李逢年自左遷後稍進漢州雒縣令逢

年有吏才蜀之採訪使常委以推按焉逢年妻中丞鄭昉之女也情志不合去之及在蜀城謂益府戶曹李覘曰逢年家無內主䕶落難堪兒女長成理須婚娶弟既相狎幸爲逢年求一妻爲此都官寮女之與妹縱再醮者亦可論之幸留意焉覘曰諾復又訪之於覘覘率略人也乃造逢年曰兵曹李札甚名家也札妹甚美聞於蜀城曾適元氏莫夫尋卒資裝亦厚從婢且二十人兄能娶之乎逢年許之令覘報李札札自造逢年謝明日

請至宅其夜逢年喜寢未曙而興嚴飾畢顧步階除而獨言曰李札之妹門地若斯雖曾適人年幼且美家又富貴何幸如之言再三忽驚難曰李覗過矣又誤於人今所論親為復何姓怪哉因策馬到府庭李覗進曰兄今日過札妹乎逢年不應覗曰事變矣逢年曰君思札妹乎為復何姓覗驚而退遇李札札曰侍御今日見過乎已為地矣覗曰吾大誤耳但知求好壻都不思其姓氏札大驚惋恨之出紀聞

張藏用

唐青州臨朐丞張藏用性既魯鈍又弱於神甞召一木匠十召不至藏用大怒使擒之匠既到適會隣縣令使人送書遺藏用藏用方怒觧木匠又走讀書畢便令剝送書者笞之至十送書人謝杖請曰某爲明府送書縱書人之意忤明府使者何罪藏用乃知其誤謝曰適怒匠人不意誤笞君耳命里正取飲一器以飲送書人而別更視事忽見里正指酒問曰此中何物里正曰酒藏



用曰何妨飲之里正拜而飲之藏用遂入户送書者竟不得酒扶杖而歸出紀聞

太平廣記卷二百四十二

太平廣記卷二百四十三

治生

裴明禮　何明遠　羅會

竇乂

貪

滕蔣二王　竇知範　夏侯彪之

王志愔　段崇簡　崔玄信

嚴昇期　張昌儀　李邕

裴佶　元載　張延賞

盧昂　崔咸　崔遠

江淮賈人　龍昌裔　安重霸

張處釗

治生

裴明禮

唐裴明禮河東人善於理生收人間所棄物積而鬻之

以此家產巨萬又於金光門外市不毛地多瓦礫非善價者乃於地際豎標懸以筐中者輒酬以錢十百僅一二中未洽浹地中瓦礫盡矣乃舍諸牧羊者糞既積預聚雜果核具犁牛以耕之歲餘滋茂連車而鬻所收復致巨萬乃繕甲第周院置蜂房以營蜜廣裁蜀葵雜花果蜂採花逸而蜜豐矣營生之妙觸類多奇不可勝數貞觀中自古臺主簿拜殿中侍御史轉兵吏員外中書舍人累遷太常卿出御史臺記

何明遠

唐定州何明遠大富主官中三驛每於驛邊起店停商專以襲胡為業資財巨萬家有綾機五百張遠年老或不從戎即家貧破及如故即復盛出朝野僉載

羅會

長安富民羅會以剔糞自業里中謂之雞肆言若肆之積糞而有所得也會世副其業家財巨萬嘗有士人陸景陽會邀過所止館舍甚麗入內梳洗衫衣極鮮屏風

氈褥烹宰無所不有景陽問曰主人既如此快活何為不罷惡事會曰吾中間停廢一二年奴婢死亡牛馬散失復業已來家途稍遂非情願也分合如此出朝野僉載

竇乂

扶風竇乂年十三諸姑累朝國戚其伯檢校工部尚書交閑廄使宮苑使於嘉會坊有廟院乂親與張敬立任安州長史得替歸城安州土出絲履敬立齎十數輛散甥姪競取之唯乂獨不取俄而所餘之一輛又稍大諸

甥姪之剩者又再拜而受之敬立問其故又不對殊不知殖貨有端木之遠志遂於市鬻之得錢半斤密貯之潛於鍛爐作二枝小鍤利其刃五月初長安盛飛榆莢又掃聚得斛餘遂往詣伯所借廟院習業伯父從之又夜則潛寄褒義寺法安上人院止晝則往廟中以二鍤開隙地廣五寸深五寸募布四十五條皆長二十餘步汲水漬之布榆莢於其中尋遇夏雨盡皆滋長比及秋森然已及尺餘千萬餘株矣及明年榆栽已長三尺餘

又遂持斧伐其併者相去各三寸又選其條枝稠直者悉留之所間下者二尺作圍束之得百餘束遇秋陰霖每束鬻值十餘錢又明年汲水於舊榆溝中至秋榆已有大者如雞卵更選其稠直者以斧去之又得二百餘束此時鬻利數倍矣後五年遂取大者作屋椽僅千餘莖鬻之得三四萬餘錢其端大之材在廟院者不啻千餘皆堪作車乘之用此時生涯已有百餘自此幣帛布裘百結日歉食而已遂買蜀青麻布百錢箇疋四尺而

裁之雇人作小袋子又買内鄉新麻鞋數百輛不離廟中長安諸坊小兒及金吾家小兒等日給餅三枚錢十五文付與袋子一口至冬拾槐子實其内納焉月餘槐子已積兩車矣又令小兒拾破麻鞋每三輛以新麻鞋一輛換之遠近知之送破麻鞋者雲集數日獲千餘量然後鬻榆材中車輪者此時又得百餘千雇日傭人於崇賢西門水澗從水洗其破麻鞋曝乾貯廟院中又坊門外買諸堆棄碎瓦子令功人於流水澗洗其泥滓車

載積於廟中然後置石嘴碓五具剉碓三具西市買油靛數石雇庖人執爨廣召日傭人令剉其破麻鞋粉其碎瓦以疎布節之合槐子油靛令役人日夜加功爛擣候相乳尺悉看堪為挺從臼中熟出命工人併手團握例長三尺已下圓徑三寸垛之得萬餘條號為法燭建中初六月京城大雨尺燼重桂巷無車輪又乃取此法燭爨之每條百文將燃炊爨與薪功倍又獲無窮之利先是西市秤行之南有十餘畝坳下潛汙之地目曰小

海池爲旗亭之内衆穢所聚乂遂求買之其主不測乂
酬錢三萬既獲之於其中立標懸幡子遶池設六七鋪
制造煎餅及糰子召小兒擲瓦礫擊其幡標中者以煎
餅糰子啗不逾月兩街小兒競往計萬萬所擲瓦已滿
池矣遂經度造店二十間當其要害日收利數千甚獲
其要店今存焉號爲竇家店又甞有胡人米亮因飢寒
又見輒與錢帛凡七年不之問異日又見亮哀其飢寒
又與錢五千文亮因感激而謂乂曰亮終有所報大郎

乂方閒居無何亮且至謂乂曰崇賢里有小宅出賣直二百千文大郎速買之乂西市櫃坊鏁錢盈餘即依直出錢市之書契日亮與乂曰亮攻於覽玉甞見宅內有異石人罕知之是擣衣砧眞于闐玉大郎且立致富矣乂未之信亮曰延壽坊召玉工觀之玉工大驚曰此奇貨也攻之當得腰帶銙二十副每副直錢三千貫文遂令琢成果得數百千價又得合子執帶頭尾諸色雜類鬻之又計獲錢數十萬貫其宅并元契乂遂與米亮使

居之以酬焉又李晟太尉宅前有一小宅相傳凶甚直二百十千又買之築園打墻拆其瓦木各堞一處就耕之後太尉宅中傍其地有小樓常下瞰焉晟欲併之為擊毬之所他日乃使人向乂欲買之乂確然不納云某自有所要候晟休沐日遂具宅契書請見晟語晟曰某本置此宅欲與親戚居之恐俯逼太尉甲第貧賤之人固難安矣某所見此地寛閑其中可以為戲馬今獻元契伏惟俯賜照納晟大悅私謂乂不要某微力乎乂曰

無敢望猶恐後有緩急再來投告令公晟益知重乂遂搬移瓦木平治其地如砥獻晟晟戲馬荷乂之所惠乂乃於兩市選大商產巨萬者得五六人遂問之君豈不有子弟嬰諸道及在京職事否賈客共語乂曰大郎忽與某等致得子弟庇身之地某等其率草粟之直二萬貫文乂因懷諸賈客子弟名謁晟皆認為親故晟忻然覽之各置諸道膏腴之地重職乂又獲錢數萬崇賢里有中郎將曹遂興堂下生一大樹遂興每患其經年枝

葉有礙庭宇伐之又恐損堂室又因訪遂興指其樹曰中郎何不去之遂興答曰誠有礙耳因慮根深本固恐損所居室宇又遂請買之仍與中郎除之不令有損當令樹自去中郎大喜乃出錢五千文以納中郎與斧斤匠人議伐其樹自梢及根令各長二尺餘斷之厚與其直因選就衆材及陸博局數百鬻於本行又計利百餘倍其精幹率是類也後又年老無子分其見在財等與諸熟識親友至其餘干産業街西諸大市各千餘貫與

常住法安上人經管不揀日時供擬其錢亦不計利又卒時年八旬餘京城和會里有邸弟姪宗親居焉諸孫尚在出乾䐑子

貪

滕蔣二王

唐滕王嬰蔣王惲皆不能廉慎大帝賜諸王召五王不及二王敕曰滕叔蔣兄自解經紀不勞賜物與麻以為錢貫二王大慚朝官莫不自勵皆以取受為贓污有終

身為累莫敢犯者出朝野僉載

竇知範

唐瀛州饒陽縣令竇知範貪有一里正死範令門内一人為里正造像各出錢一貫範自納之謂曰里正有罪過先須急救範先造得一像且以與之結錢二千百文長五寸半其貪皆類此範惟有一男放鷹馬驚桑枝打傷頭破百姓快之皆曰千金之子易一兎之命出朝野僉載

夏侯彪之

唐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曰雞卵一錢幾顆曰三顆彪之乃遣取十千錢令買三萬顆謂里正曰未便要且寄雞母抱之遂成三萬頭雞經數月長成令縣吏與我賣一雞三十錢半年之間成三十萬又問竹笋一錢幾莖曰五莖又取十千錢付之買得五萬莖謂里正曰吾未須笋且林中養之至秋竹成一莖十錢積成五十萬其貪鄙不道皆此類 出朝野僉載

王志愔

唐汴州刺史王志愔飲食精細對賓下脫粟飯商客有一騾日行三百里曾三十千不賣市人報價云十四千愔曰十四千太少更增一千又令買單絲羅疋至三千愔問用幾兩絲對曰五兩愔令豎子取五兩絲來每兩别與十錢手功之直出朝野僉載

段崇簡

唐深州刺史段崇簡性貪暴到任追里正令括客云不得稱無上户上户每取兩人下户取一人以刑脅之人

懼皆妄通通訖簡云不用喚客來但須見主人主人到處分每客索絹一疋約一月之内得絹三十車罷任發至鹿城縣有一車裝絹未滿載欠六百疋即喚里正令滿之里正計無所出遂於縣令丞尉家一倍舉送至都拜邠州刺史出朝野僉載

崔玄信

唐安南都護崔玄信命女婿裴惟岳攝受州刺史貪暴取金銀財物百萬貫有首領取婦裴即要障車綾索一

千疋得八百疋仍不肯放捉新婦歸戲之三日乃放還首領更不復納裴即領物至揚州安南反問至擒之物並納官裴亦鏁項至安南以謝百姓及海口會赦免出朝野僉載

嚴昇期

唐洛州司倉嚴昇期攝侍御史於江南巡察性嗜牛肉所至州縣烹宰極多事無大小入金則弭凡到處金銀為之湧貴故江南人呼為金牛御史出朝野僉載

張昌儀

唐張昌儀為洛陽令恃易之權勢屬官無不允者鼓聲動有一人姓薛齎金五十兩遮而奉之儀領金受其狀至朝堂付天官侍郎張錫數日失狀以問儀儀曰我亦不記得但姓薛者即與錫檢案內姓薛者六十餘人並令與官其蠹政也若此出朝野僉載

李邕

唐江夏李邕之為海州也日本國使至海州凡五百人

載國信有十船珍貨數百萬邕見之舍於館厚給所須
禁其出入夜中盡取所載而沉其船既明諷所館人白
云昨夜海潮大至日本國船盡漂失不知所在於是以
其事奏之敕下邕令造船十艘善水者五百人送日本
使至其國邕既具舟及水工使者未發水工辭邕邕曰
日本路遙海中風浪安能却返前路任汝便宜從事送
人喜行數日知其無備夜盡殺之遂歸邕又好客養亡
命數百人所在攻刼事露則殺之後竟不得其死且坐

酷濫也出紀聞

裴佶

唐裴佶常話少時姑夫為朝官有雅望佶至宅會其退朝深歎曰崔昭何人衆口稱美必行賄也如此安得不亂言未訖門者報曰壽州崔使君候謁姑夫怒呵門者將鞭之良久束帶强見須臾命茶甚急又命酒饌又命速為飯佶姑曰前何倨而後恭及入門有得色揖佶曰憩學中佶未下階出懷中一紙乃贈官絁千匹出國史補

元載

唐元載破家籍物得胡椒九百石出尚書故實

張延賞

唐張延賞將判度支知一大獄頗有寃屈每甚扼腕及判使名獄吏嚴誡之且曰此獄已久旬日須了明旦視事案上有一小帖子曰錢三萬貫乞不問此獄公大怒更抵之明日復見一帖子來曰錢五萬貫公益怒令兩日須畢明旦案上復見帖子曰錢十萬貫公遂止不問

子弟承閒偵之公曰錢至十萬貫通神矣無不可回之事吾恐及禍不得不受也出幽閒鼓吹

盧昂

唐盧昂主福建鹽鐵贓罪大發有瑟瑟枕大如半斗以金牀乘之御史中丞孟簡按鞫累月乃得以進名市人估之或云寶無價或云美石非真瑟瑟也出國史補

崔咸

唐中書舍人崔咸嘗受大僚之知及懸車之年與表闕

上崔時為司封郎中以感知之分極言贊美便令制議行值無厚善者一章而允請三數月後門館日閒寂家人輩竊駡後甚悔語子弟曰有大段事慎勿與少年郎議之出幽閒鼓吹

崔遠

唐崔遠將退位親厚皆勉之長女賢知書獨勸相國遂決退一二歳中居閒躁悶顧謂兒姪曰不得諸道金銅茶籠子近來捴四掩也遂復起出幽閒鼓吹

江淮賈人

江淮賈人有積米以待踴貴畫圖為人持米一斗貨錢一千又以懸於市楊子留後余粲杖殺之出國史補

龍昌裔

戊子歲旱廬陵人龍昌裔有米數千斛糶既而米價稍賤昌裔乃為文禱神岡廟祈更一月不雨祠訖還至路憩亭中俄有黑雲一片自廟後出頃之雷雨大至昌裔震死於亭外官司檢視之脫巾於髻中得一紙書則禱

廟之文也昌裔有孫將應童子舉鄉人以其事訴之不獲送出稽神録

安重霸

蜀簡州刺史安重霸黷貨無厭州民有油客者姓鄧能棊其家亦贍重霸召對敵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於西北牖下俟我筭路乃始進之終日不下十數子而已鄧生倦立且飢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有諷鄧生曰此侯好賂本不為棊何不獻賂而自求退鄧生然之

獻中金三錠獲免出北夢瑣言

張虔釗

張虔釗多貪鎮滄州日因亢旱民飢乃發廩賑之事上聞甚嘉賞他日秋成倍斗徵斂常言自覺言行相違然每見財不能自止時人笑之出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卷二百四十三